



滦河边的孩子

河北人民出版社

滦河边上孩子

唐山地区文化局创作科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石家庄

插图：张秋菊

封面设计：张文学

责任编辑：刘英民

滦河 边 上 的 孩 子

唐山地区文化局创作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4印张 1插图 67,000字 印数：1—12,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R10086·636 定价：0.33元

前 言

冀东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抗日战争年代，冀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谱写了一篇篇悲壮的史诗。

一九三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三省成立了伪“满洲国”，冀东的东大门山海关成了“国界”。一九三五年，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地区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因此，冀东地区的革命斗争是异常残酷和艰苦的。

残酷的环境锻炼了人民。在长城内外、燕山脚下，在渤海岸边、滦河两岸，在腰带山麓、还乡河畔，在京山铁路沿线的广大平原上，漫山遍野燃起了抗日烽火。在熊熊的烈火中，冀东的少年儿童也经受了考验，创造了足以值得后代人怀念和楷模的英雄业绩。

这本儿童团斗争故事就是反映冀东儿童参加冀东人民抗日斗争生活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儿童团员们以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英勇机智地打击和战

目 录

鞋的故事.....	王家惠(1)
小铁蛋.....	何宗禹(16)
红枣树下.....	李兴春(23)
烽火歌声.....	李树舟(31)
智擒龟山.....	孙汝举(42)
毛狗子和“毛狗儿”	吴文良(49)
儿童团长.....	杨帆里(58)
小黑龙.....	胡天启(71)
小铁锚巧捉“花八袋”	王景林(84)
施计除奸.....	金占亭(94)
不是梦.....	马 嘶(102)
滦河边上的孩子.....	朱 砚(116)

鞋 的 故 事

王 家 惠

我的家乡在长城边上，冀东的边缘。那里，到处是光秃秃的山，有的极高、极险，有的又矮、又平，手拉着手站成长长的一趟。古老的长城，就沿着一个的山脊，执拗地爬过去。

我们村子，往东十里，是山；往西二十里，是山；往南往北走不多远，也是山。我的家乡，就幸运地在山头的夹缝中占据着一片平地。

自打日本帝国主义派兵占了东北，就捎带把我们这块也侵占了。他们搞无人区，实行“三光”政策，又抢又烧，闹得我们那儿，一家只有一床破棉花套子伙着盖。有的，甚至一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干活儿谁穿，别人就在炕上围着破棉花套子坐着。所以，我那时长得又瘦、又矮，都十四岁了，还象个十来岁的孩子。我的伙伴们，也和我一样，一个个饿得精瘦。

八路军来了，赶走了这一带的日本鬼子。我们得救了，我第一次吃到了完全是玉米面的饼子，香极了，也高兴极了。

我们村成了根据地，建立了村抗日政权，各种抗日组织也都建起来了，青年们参加民兵，妇女们组织妇救会，孩子们也要组织儿童团，我当上了儿童团长。

一位八路军战士，送给我一条断了的皮带，是缴获日本鬼子的。我用锥子在一头扎了几个眼儿，就拴在腰上了。这可是我们全团最好的装备，也是我这个团长的明显标志，伙伴儿们眼极馋了。谁要是任务完成得好，我就把这皮带让给他拴一天，那就是最高的奖赏。谁要是没完成任务，我就罚他三天不准站岗，那么，他准会哭得没完没了，见人抬不起头来。因为，站岗对我们来说，是最光彩的事情呀。

一九四二年的“五一”节快到了。八路军在这一带打了大胜仗，日本鬼子和伪军都缩到老远老远的据点里去了。抗日政府和八路军要在我们村开大会，庆祝“五一”和反扫荡的胜利，民兵、妇救会、儿童团，都要准备节目，和八路军联欢，民兵还要和八路军会操。

这下子，我这个儿童团长可忙了，第一件事就是准备节目。我和小伙伴儿们为这件事商量了好几天，最后才勉强取得了一致意见：打霸王鞭。那是用一根三尺长的木棍（最好是竹杆），两头挖出槽槽，串上几枚大制钱，再在两头拴上一撮麻筋儿，染成红绿颜色

的穗子，踩着锣鼓点，一舞起来，在肩上、脚上，磕打出哗哗的响声，又好看，又好听，人越多越好。

我发布命令说，每人火速做一支霸王鞭，要最好看的，然后加紧练习。小伙伴们们都忙活开了，不到两天，每人都有了一支，边走边磕磕打打的，很神气。

可是，临到快开会了，有人却提出了问题：“团长，我们都没鞋呀？”这一说，我才注意地看了看每个人的脚，只见有一半是光着脚的，就是穿着鞋的，不是前面露“枣”，就是后面露“梨”，而且样式也五花八门，有他爸爸的，有他哥哥的，还有他姐姐的，踢里踏拉。这下，我急了，打霸王鞭，没鞋怎么行呢？响声都不对路呀！再说，这么隆重的场面，要是上去这样的一群，还不让人笑掉大牙？

于是我说：“到开会那天，每人都要穿整齐的鞋，最好是新的。”

“团长，家里不给做，咋办哪！”

“是呀，就是做，还得打夹纸，纳底子，买鞋面儿，得哪年穿上呀？”

小伙伴儿七嘴八舌，把我可弄火了。也是，那时象我们这么大的小子们，是从来没有穿鞋的资格的，只有冬天给一双大人穿剩下的棉鞋，不到一个月就飞花了，谁家供得起我们这群见风长的淘气精鞋穿呀。

可是，这次如果不穿鞋，就要影响儿童团的军容，这可是件关系全团荣誉的大事呀。无论如何，一定要穿。我便以大团长的口吻命令到：“去、去、去，都别吵了，吵能吵出鞋来？没有就做，做不出来就借，反正，谁都得穿鞋，谁不穿鞋，就是顽固分子，以后再不让他站岗。”

这一下，小伙伴们你看看我，我瞅瞅你，都不言声儿了。谁也不爱当顽固分子呀。

回到家里，我却发了愁，上哪儿找鞋去呀？我一头扎进盛破烂东西的西厢房，把烂筐呀，缺牙豁口的缸呀，翻了个遍，真希望能突然发现一双崭新的鞋子。可是，半天的功夫，只找出一双去年穿剩下的棉鞋，前后都开了挺大的口子，朝我咧着咀苦笑。唉，总不能穿这个去开会呀！我站在那儿，东看看，西看看，不知怎么好。正当我愁得要哭的时候，忽听院里咕咚一声，是姐姐背了一大筐青草放在了院里。然后就是一连串的喊叫：

“日头都快没了，鸡也不圈，柴也不抱，你想病死呀？”

唉呀，她这一叫，我真象找到了一支要什么有什么的神箭，高兴得呀，简直要唱。对，姐姐那儿有鞋呀！

我不记得爸爸妈妈是什么模样儿，从我记事起，

就是和姐姐过。

我的姐姐，说不上漂亮，却很壮实，很能干，一百多斤重的粮食口袋，能一下子扛起来，踏着窄窄的踏板，倒进高高的粮囤。不说谎，我见过，那是她给我村大地主做短工的时候。她也不温柔，谁要是欺负了我，而我哭着回家，她会骂我声废物，然后拉着我找到那家说理，有时也骂人，动手她也不怕，她有的是力气。因此，在我很小的时候，庄里就没有哪个孩子敢欺负我。

对我，她也很凶。刚才那样吆喝，就算比较温和了。有一回，我偷偷地跑到人家院子里，摘吃树上的李子，被她知道了，竟然用那么粗的棍子打我的屁股，打得可狠了，最后，还把我拉到那家，又打了几下。她不会向人家说好话道歉，只好用这种粗野的办法表示心地清白。

可是，她的为人，全庄人都说好。她二十二岁了，早该出嫁了，可是她不。她说，要把我拉扯大，给我娶上媳妇成了家，等她死后，让我的儿子给她打幡送终，她就知足了。

自从八路军来了以后，姐姐变了，这是我看出来的。她爱美了，头发整天梳得油光光的，没有头油，她用榆树皮沾上水，在头发上抹，也挺粘乎乎的，头发也挺顺溜。有人和我开玩笑，说姐姐要嫁人啦。嫁

人不嫁人的，有什么意思？我才不管呢。我注意的，是姐姐有一双新鞋，没人时就拿出来看，看着看着，还偷偷地笑呢！

“姐姐，我们儿童团要打霸王鞭，和八路军联欢。”姐姐做饭，我烧火，悄声细语地和姐姐说。

“嗯，没事闲得慌，倒是个营生啊。”姐姐对这个兴趣不大，她最不爱开会呀，扭秧歌什么的。她说，庄稼人过日子才是本分。她所参加的抗日活动，就是做军鞋，她总是做得最快。当然，说不上最好，粗针大线的，特点是结实。

“打霸王鞭得穿鞋，好鞋。我是团长，得起带头。”我终于硬着头皮说出了这句话。

“呵！刚当上个孩子王团长，就要穿好鞋？等你真当了大官，穿啥咧？穿蟒袍玉带？”

唉，多么不近情理的姐姐，气得我火火的。可是，事关儿童团的荣誉，我不得不重新鼓起勇气，说：“姐姐，把你那双新鞋借给我穿不行？只穿半天，保准脏不了。”

“放屁！我哪有新鞋？就是有，也不给你穿！”姐姐拿着炊帚，瞪着眼跟我嚷，我真怕她打我。可是，我偷看她的脸色，竟然是红红的，带几分害羞的样子。

碰了这么一个钉子，心里真不好受。要是我这个

团长到时候穿不出鞋去，往后还怎么说人家呀？越想越生气，我把烧火棍“啪”地一摔，站起来说：“全村就数你顽固，死落后分子，抠啬精！”

姐姐跨前一步，喝道：“你说啥？”我见不好，一溜烟地跑了。

“五一”节到了，村头庙台前搭起了台子，八路军的部队，各庄的民兵，儿童团，妇救会，和老老少少的群众，都来了。

县长宣布大会开始。八路军首长先讲了话，各方代表讲了话。我们跟着鼓掌、喊口号，手拍红了，嗓子喊哑了，可一点儿也不觉得。

然后，就是我们儿童团出场。我们四十多人，排着队，一个个穿着最好的衣服，也都穿着鞋子，舞起霸王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跳起来，霸王鞭上下飞舞；一会儿大步走，霸王鞭左右回旋。红穗子，绿穗子，红绿色的鞭杆，晃得人眼花，清脆的声音听得人心醉。我们后面，是妇救会的秧歌队，再后面，是民兵的五虎棍、龙灯、高跷。整个会场，锣鼓喧天，唢呐欢鸣，围观的人群，一会儿涌过去，一会儿涌过来，不知看哪好了。

我在队伍里舞着霸王鞭，心里却挺别扭。跳的时候，也不敢跳得很高；走的时候，也不敢迈很大的步

子。想方设法，藏着脚上的鞋子，怕被别人看见。因为昨天晚上我趁姐姐出去串门的空儿，溜回家里，打开我家那口唯一的破板柜，找出姐姐的一个小布包，拿出了那双鞋。我抱着鞋，跑到村外，就着星光，仔细一看，妈呀，这是双什么鞋呀！青缎子面，薄薄的底，鞋尖上，鞋帮上，都用丝线绣着花儿，鲜鲜亮亮的。真想不出，姐姐那么粗壮的手，会做这样细致的活计。可我一个男子汉，怎么能穿这种鞋呢？我想送回去，又一想，要是送回去，可连这样的也没有了。有花儿就有花儿吧，明儿站队站在后头，掩着点儿。我试着穿上，稍微大了点。今儿早上我弄了点旧棉花套子，塞在鞋尖里。就这样，我穿上了全团最精致的鞋，小伙伴们都惊奇得不得了。我说：“八路军打了大胜仗，穿花鞋，表示高兴。”

想着，舞着，就到了台子跟前。部队首长朝我们直招手，县长也朝我们笑，还指着我们对首长说着什么。我想，他一定在说，您瞧，这就是孟家峪的儿童团，工作好极了，那是他们团长，穿的还是他姐姐的花鞋。我使劲把头低下，怕被县长看见。过了台子，我们就没事了，和妇救会的秧歌队一块休息。我让团员们坐下，由我先讲几句话，正在我学着部队首长的样子，走来走去想词儿的时候，妇救会里不知哪个讨厌鬼，尖着嗓子喊了起来：“哎哟，你们看呀，咱这大

团长穿的是什么鞋呀！”她这一喊，别人也都围过来看，跟着起哄。

“是呀，八成是你姐姐的吧？”

“哟，把你姐姐的嫁妆都穿出来啦？看回去挨打吧。”

“你别说，咱们大团长穿上这双鞋，真比小媳妇还俊。”

“嘻嘻，嘻嘻……”

“哈哈……”

当时地上要是有条缝，我准会钻进去，可惜没有，就是有，我也看不见了。我又急、又臊、又气，眼前花花绿绿的一团，啥也分辨不清。好容易，我才想出一句话：“你们没有，你们眼气，哄人家，没脸！”

这一下更热闹了，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们笑得弯腰、流泪儿，互相捶打。

“是呀，我们没有，就你姐有。”

又是一阵大笑。

我们儿童团的队伍，也发生了分裂，因为妇救会的秧歌队里，就有他们的姐姐、姑姑。看她们笑，他们也围在我身边，嘻嘻地傻笑，好象我是高跷队里的傻柱子。

这些反叛们！我火了，一抬脚，又一抬脚，嗖！嗖！那两只鞋，飞得老高老高，又翻着跟头下来，落

在远处的水坑里。然后，我扒开一条人缝，疯了似地跑了。

晚上，天真黑，一颗星星也看不见。

我坐在村外树林子里，伤心地哭着。我那幼稚的自尊心受了伤害，就象一棵小树，被刮去了一片树皮，渗出了点点津液，这津液，就是我的眼泪。

哭了一会儿，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地叫，可我不想回家，我生气姐姐那么狠心，不给我做一双真正的鞋；生气那些妇救会们那么刻薄，让我丢脸。

村子里飘来一点亮光，越来越近，越来越亮，那是一盏灯笼。凉风送过来一声接一声的呼喊：“连兴——连兴……”这是姐姐，她找我来了。我想答应一声，可是，又憋住了。

姐姐走进了树林，找见了，我，说：“回家吃饭。”

“不。”我只回答了一个字，又扭转了头。

“为啥？你把我的鞋扔了，还有脸生气？”看来她知道了。

“我就扔，我爱扔！你咋的？你对我这么狠心，不给我做鞋，让我丢人，让人取笑我。要是妈妈活着，咋也不会……”我越说越生气，越生气话越刻薄，说到最后，我腾地一下站起来，大步朝村里走，再也不理姐姐了。

走出了老远，回头一看，姐姐没有跟着，那盏小灯笼也看不见了。我有些不放心的，就走回去，看见姐姐还在那站着，不，是倚在小树上，正呜呜地哭呢。灯笼掉在地上，灭了。这是我头一回见姐姐哭，一时不知怎么办好了。

我后悔了，不该偷偷拿走姐姐的鞋，更不该瞎赌气把姐姐的鞋扔在那么脏的水坑里，要知道那是姐姐最心爱的东西呀！我走过去，靠在姐姐身旁，轻轻地说：“姐姐，我错了，你打我吧。”我真的把头伸了过去。

姐姐把我抱住，哇哇地放声哭起来，边哭边说：“好弟弟，不是姐姐舍不得那双鞋，你知道，那是妈做的呀……”

“是妈？”我惊呆了，妈妈是什么样儿？她为什么做这样一双鞋？我一点也搞不通了。

姐姐慢慢平静下来，她拉我坐下，抽抽搭搭地说了往事。

原来生我那年，爸爸因为家里实在没法生活，就闯了关东，一去没有音讯。家里只剩下妈妈和姐姐苦苦熬苦挣。自打生下我，妈妈就坐下了病，不久就瘫了，一瘫就是三年。后来有人捎信说，日本人占了东三省，爸爸被日本人抓住，硬说是义勇军的密探，被狼狗活活咬死了。妈听到消息，当时就昏了过去，

几天水米不进。她把姐姐叫到跟前，从枕头底下拿出那双鞋来，流着泪说：“好闺女，妈怕是不行了，我死后，你拉扯着你弟弟好好过。妈没别的给你，这两年挣扎着绣了双鞋，等你弟弟长大了，能自个过日子了，你再找个好家主儿，这双鞋，就是妈的陪送。”说完，妈就死了。

姐姐说完，又哭了起来。我扎进姐姐的怀里，也哭了。我想爸爸，想妈妈，更心疼姐姐。眼泪，流在姐姐的衣襟上。我们就这么哭到半夜。

后来，姐姐拉我回了家，边走边说：“好弟弟，我一定给你做双鞋。”

过了“五一”节大约有二十天吧，情况又紧张了。日本鬼子不甘心失败，又调集了大批兵力，对我们这一带大扫荡。八路军打了几个胜仗后，转到外线作战，我们开始准备“跑反”。

这天，正该我和一个民兵站岗。一会儿从前庄跑下个人来，说鬼子就要到了。我们赶紧跑回村子，绕着街吹哨子，人们都出了门，携家带口地朝外庄转移。

在村里绕了一圈，等我回家后，姐姐已经走了。

庄上人走净了，我跑出村子，碰上了几个民兵，我们商量了一下，就一起走了。

等我们找到庄里的人，却怎么也找不到我姐姐。